

特別
^21
4262
9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村重

928.6
Ka 634
9

^21
4262
9



夜譚隨錄卷九目錄

霍筠
趙媒婆
三官保
倩兒
穉穉
白衣怪
某領催



早稲田大学
文学部
圖書

10265

<2002-262>

初註... 卷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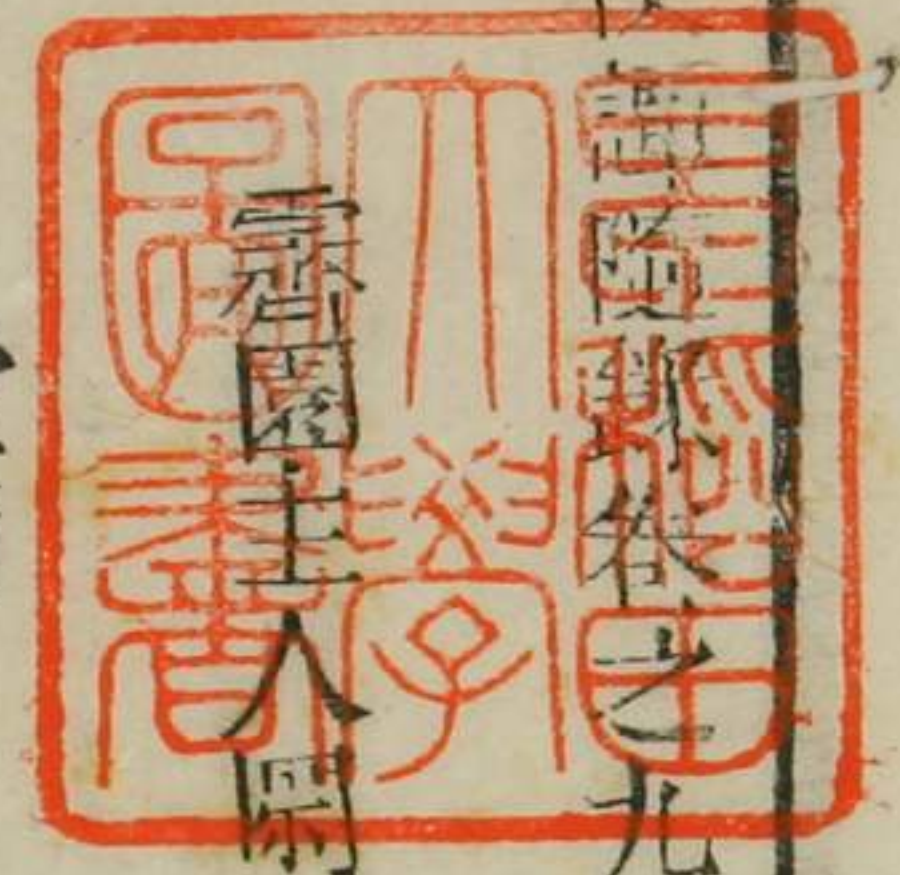
宋秀才

護軍女



夜... 卷之九

燕臺文庫



葵園主人關齋氏著

葵園主人關岩氏評閱

霍筠

大興霍筦、霍筠、霍箕皆瘍醫之子。獨筠秀逸，姣好穎慧，不凡。不屑屑于本業。年弱冠，即喜讀書。其父以其梗家教，怒而紉于庭之槐，將痛懲之。有鄰翁姚學究者，適至，驚問作何過犯，異常示辱。其父告以故，姚遽

寫出俗醫之語
有子如此而欲
持之其誠何忍

前解釋曰。吾以為面作腹誅。乖戾子職。乃為讀書。所謂狐裘並無羊袖。亟當故之舞之。奈何朴作教刑。阻其邁往。君真立意。不為賢父兄者。其父曰。隳祖宗成業。廢家學。豈克肖之子。姚曰。彼將相。豈有種哉。君幼而逃塾。老猶坑儒。即其父不覺失笑。姚問筠曰。子喜讀何書。筠曰。時藝耳。能解乎。曰。能為之乎。曰。能。既能為之。必有窗牖。盍出之一驚老眼。筠呈一帙。姚且閱且訝曰。作手也。非時下拾漚者所能辦矣。持此以

市井愚人胸中
本無雜見忽忽
忽意寫來如繪

往取青衿。如拾地芥耳。幸勿施羈勒。俾成其志。其父本市井。聞姚讚揚。私心竊喜。不復禁止。筠自此益加精進。遂成書癖。日把一編。行立不輟。然兩赴童子試。不中。年十六。其父欲為之娶室。筠自天曰。不得功名。終身不娶也。且書中稱美女。有螭首蛾眉。傾國傾城。予未見其人也。如世間苟不遇其人。寧縲居以沒世耳。父母無知之何。漸生厭惡。因悔恨曰。此皆嚮日為姚老儒一言所誤。致聰穎兒。一朝江腐至此。吾老矣。

讀書見不盡
生坐受銀兩
為可憐

時下醫人何如
百良心誰能
直學老翁
一時不備

豈可使榮養二子坐受其累哉乃析田分產使三子
各立門戶既而父母相繼死榮養日出行道頗能自
贍唯為謀生計拙日就狼狽所隸老僕諫之曰二郎
勿復讀此死書矣試看大郎三郎逐日輕裘肥馬不
費一毫心力錢如流水入門郎不如重理舊業時向
大郎三郎討論不過數月亦可出馬矣何必日夜佔
畢徒自若為筠曰彼豈有真才實學能起死回生耶
徒以人命為孤注耳良心安在乃欲我效之且云與

物為此言足見
書本化境
獨賢也乎哉

彼討論即與討論亦不過求田問舍有何可憐汝始
待之當為汝覓金魚也僕歎曰老奴豈不作是想第
恐行將就木不克見此榮華耳快快而退筠自訟曰
予信及豚魚而見嗤于奴輩豈其格物易而化人難
哉無何又值試期治任之通州一車一僮老僕為御
轅下駒復蹇劣首途太晏甫行二十餘里輒暈暮難
進不獲宿所僮僕方怨咨忽見林際燈光自遠而近
漸至面前則一翁一媪奔走氣促老僕遮問曰此問

重刊

打動心坎

奇語天誦

為素不精其業
自然六六已隨

有人家可借宿否翁曰方有急事何暇攀談僮曰是
何要務敗壞至此媪且走且應曰家有病人去覓外
科耳筠于車中間之輒曰即我是外科醫國手也何
必他求媪回首駐足曰莫見誑否筠曰失路倉卒豈
暇誑言媪曰然則年幾何矣若已老則又不巧僕曰
、妙、各、
郎甫二十尚未有室那得便老翁媪乃喜躍就車前
舉燈籠照之噴噴曰不特不老且大是波俏郎此事
、人、不、解、所以、然、
當詣矣即左右超轅坐指揮合進僕曰郎雖世代瘍

大病欲望
到病除亦甚難
矣而竟收功于
頃刻豈其姻緣
素定有鬼神以
默佑之耶

醫然自來業儒恐不勝任翁曰郎君自言能之汝何
贅辭媪曰巧合如此必非偶然偽謙奉璧可也俄至
一莊院前林木森鬱門庭壯麗嚴然巨家翁媪下車
囑曰稍候于此容入白太太遂啟閤而入老僕執轡
低語曰郎本業荒疎何便負荷此事脫有不妙何以
解免筠曰我豈冒昧作事者汝勿多慮言次翁媪率
僮婢數人趨走而出曰郎君請即入太太立候矣于
是簇者導者等達一廣廳太太者待于檐下年約三

十六七。奢華艷異。都治頗極。筠罕見如許富麗。勢不
得不拜。太太急命掖起。以常禮相見。分賓主坐。亟問
那族姓字年歲。及曾議婚否。筠悉以實對。太太疑睇
久之。顏色甚怡。屏去侍婢。謂筠曰。身姓梅氏。本河南
人。流寓于此。近百年矣。孀居無子。賴有一女。名宜春。
纔十八。待字于家。不意忽搆瘡疾。日甚一日。心甚憂
之。故命其阿保。往聘瘍醫。何幸路遇郎君。自稱國手。
曷勝欣慶。但小女以患處幽隱。不肯令人醫治。聞嘗

世間那得有此
湊巧事。湊巧人

廷壽

與之商酌。謂當密為訪求。得有醫人。少年未娶者。俾
治之。倘得病愈。即以為配。令得郎君温文韶秀。適副
私願。應是天緣。非人力所及。筠初念不過因一時失
路。漫為權變。以圖一宿。誠不料被迫至此。不勝皇遽。
又不敢易辭。但鞠躬曰。醫治癰疽。敢不竭力。若夫婚
姻之事。曾向先人設誓。必待成名而後議之。太太曰。
郎君迂腐矣。不從此議。豈可治病耶。果有誓詞。不妨
聘定。待大登科後。再小登科。亦可。不可。筠固孺于言。

好名

良久二字首無
眼情事

令人魂銷

不謹隨金 卷之九 五

及聞太太快論竟語塞不能對太太命喚藥兒傳語
姑娘一小太醫至矣。咳打點好入看病。羣婢哄應而
入良久一美婢出極媚麗立太太側耳語數四太太
笑曰待太醫入內自審諦之去。取任伊為政。我不相
強。婢諾諾頰目銜笑而去。又久之乃請太醫入室。太
太親握筠腕而行。歷迴廊曲室數重。始至閨闈。一婢
啟簾。太太揚聲曰。兒坐耶。卧耶。太醫來矣。每入室至
榻前。女衣紅繡擁錦衾倚鴛枕而坐。鬢髮黛眉明眸

嶽首蛾眉頓城
傾國爭所稱
世間遇之矣
墓寫畫能擬妍

即此已見芳心
許矣

皓齒面色如朝霞和雪光彩奪目艷絕人寰。錄一見
目眩意迷不能正視。太太曰。此郎君即太醫也。汝阿
負遇之途中者可否。令視汝疾。女竊睇流盼。俯首嘿
然。兩頰紅暈。太太曰。可否密對娘言。無羞出口。女徐
徐低語曰。娘視為可則可耳。太太笑曰。天賜郎君至
此。為兒消災。娘何不可之有。娘且暫去。但留藥兒一
人扶持可矣。向筠曰。郎君須盡心無草草看病。已當
出用飯也。遂率同羣婢徑出。女命藥兒請太醫坐。藥

又重寄錄

肥瘦情態兩
高來一種小
女眉媚光景如
猶紙上真乃寫
生手也

兒曰既來看病。蓋早看之省。却忍受痛楚。女羞澁之。
態。幾不能支。藥兒履促之。女不得已。嚶然一呻。斜卧
向內。以袖障面。在其所為。藥兒乃含笑登牀。以手招
筠。筠半坐牀側。藥兒款款啟衾。則下體赤露。粉臂雪
股。嫩嫩生光。溫香覆覆。唯私處以紅帕覆之。瘡大如
茶甌。正當股際。筠見此奇艷。鹿撞心頭。如夢如醉。勉
強視瘡。已藥兒覆衾下床。呼他婢導見太太。太太令
坐。問看瘡何如矣。筠曰。不當要害。無虞也。請藥一敷。

一語如新觀
刃

真乃仙童矣
人何福得此

郎愈耳。太太大喜。加邊布筵。即僮僕亦極豐美。太太
曰。郎君食已可。即賜藥。此女已是郎君人。幸勿視為
瞶瞶。筠曰。敢不盡心。但須假一淨室。以便和藥。太太
曰。已掃除書軒。為郎君設榻矣。筠乃告退入軒。果雅
潔。軒中位置器玩及筆硯等事。靡不精良。几上燒紅
燭。大如臂。二美婢服役其中。筠曰。得小童一人為伴
足矣。何勞卿等。婢曰。家中唯老團公。更無男子。何處
得有小童。筠曰。患瘡。姑娘果未字乎。婢曰。太太無子。
友軍通錄 卷之七 霍筠

此種是書出望
外情景

在見下文此語
甚奇不知醫者
用書寫何用

唯生姑娘一人欲得一才貌兼者方許為替尋常豈
許委禽筠曰然則許配醫人之說恐未必確婢曰果
似郎君亦何不確之有第恐不能愈其疾耳筠喜動
眉宇笑曰愈此疾予操之若券耳卿等姑退予合藥
最忌陰人但呼我小份來祇候可矣婢笑而去有頃
僮至筠令先開院門低語曰予有一山水畫扇携來
占僮曰在枕函中筠大喜曰吾事濟矣亟開函取扇
扇上故有紫金錠扇墜碎而未之調以茶脚調未勻

一婢出門曰太太致問郎君藥合得否筠曰已合得
矣即携入見太太曰此藥忌陰人犯手須親敷乃可
太太曰但得病愈任郎為之命一婢引之入藥兒見
藥欣然曰人固有美好如郎君者而無良藥可乎復
上床啟衾筠左手持藥右手揮雞翎敷之乃故以手
背摩其私處紅帕忽被觸落女急縮玉足足指拂筠
口而過陰溝已見藥兒紅潮滿面掩袖而笑筠不覺
精流滿視女向藥兒小語曰藥敷完可請郎君出矣

香也

筠悵悵而出。太太者慙慙臻至親送歸寢。筠就枕冥
 索宜春。豔質獨得親其下體。何修得此。即藥兒之妹。
 覺亦復非凡。輾轉反側。忿心火熾。五更始睡去。翊日
 雞鳴。筠尚十夢。即有二婢刺啄而入。直至榻前。塞帷
 而啟。曰：「姑娘敷藥。」一夜安眠已消瘧矣。第須膏藥以
 封固瘡口。故太太命白郎君筠驚喜披衣起。曰：「即刻
 奉上矣。」二婢去。筠沉思無得膏藥處。殊徬徨。既而思
 得一策。亟躡履下牀。囑僮速去。密解車上。轂輓來僮

此却不可信

曰：「何所用之？」筠曰：「非爾所第速取來。」勿勿洩于人。僮
 晒而去。須臾提輓至。筠取其陳油積垢。和以檀麝。並
 所贖紫金錠末。剪書包布攤為膏藥。親往貼之。數日
 瘡大愈。可以行立。太太乃舉酒屬筠曰：「郎君之手小
 女再生之恩也。請涓吉台。可乎？」筠終不通權。謝曰：「
 竊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筠能使之起耳。且
 姑娘之瘡雖愈。亦須調攝百日。筠亦功名未就。不敢
 渝誓。太太首肯曰：「若然。姑留聘以俟。後圖筠出白玉。」

6
34
數語盡歡
媿情景

夜言後金 卷之六
帶鉤一枚奉之。太太遂設祖席，以百金為贖。筠三讓而後受之。及抵通，一戰冠軍，即馳書報捷于梅氏。議娶宜春。老僕曰：無大郎之命，媒妁之言，無乃不可乎？筠曰：虞舜，聖人也，且不告而娶。英皇，況我無可以告。即大郎何能為乎？遂替于梅氏。花燭之盛，人世罕儔。魚水之歡，人世罕匹。女復使筠納藥，兒為妾。既滿月，筠請于太太，欲暫歸。書從男婦老幼同來居此。太太曰：此間荒野，不可久居。京師右安門外有舊宅一

富貴華章

區。曷若同往居之？筠大悅，擇日並發輜重，近百兩絡繹于道。道旁觀者以為公侯眷屬，莫不駭矚。及至舊宅前，問門極蕭條，入大門，破屋欹垣，亦殊荒廢。至二門以內，則嶄然一新，峻宇雕牆，煥如天上矣。筠既獲美妹，又享厚富，心意滿足，無復書癖。于是盡移家口，同入新居。往省兄筦，弟篋車馬衣服，僕從之盛，色色動人。筦驚曰：聞汝入泮，幾番使人下通，皆云已歸。詢之家中，又道未返。日深疑抱，卜筮皆無徵驗。今從何

來發迹若此。筠備述已入梅氏甥館。甫定新遷。卽來
祇謁。筮曰：不意二哥成家。實媿缺禮。今既獲寧宇。當
登堂一拜新嫂。筮曰：子雖叨一日之長。然弟之岳母
亦我之母執也。詎可不一往起居。會當與三弟並發
耳。因同車而往。及門。見其荒涼。筮笑曰：吾弟刻滿忿往喜
還。得此佳境。暇時闢爲蔬圃。開畦畛。滋灌溉。足够一
年酸菹之用。弟恐異日得第。則闕閱棊戟。不無稍費。
調停耳。筮和之以笑。俄入重門。驀然改觀。二子咋舌。

一語抵一筮
神賦

相視不敢復加嘲笑。太太者出。二子拜見。謙謹不覺
太過。俯仰唯唯。太太曰：二位遠來不易。今爲至戚。令
令小女出拜伯叔。須與女出。嬌逐步來。羞從面起。苗
條婉媚。目所未經。二子眩惑癡迷。如作游仙之夢。女
拜訖。卽退。筠膺鼈炮羔。爲華萼之宴。二子神往。塵人
食不知味。逡巡辭去。評論于車中。筮曰：述先人之業。
出入王公鉅卿。及士庶之家。閨秀何啻千萬。幾
曾見有如新嫂者。從此富貴浮雲。功名糞土矣。筮曰：

何物書癡。享此大福。豈夢想所能到。篋曰：焉得與之。
一、一、語、非、人、向、惡、相、濟、真、是、難、弟、難、見、
 一夕綢繆死。亦無憾。篋曰：但有目者。皆當作是想。奈
名分所關。徒思何益。篋曰：大哥亦拘執矣。夫唐文皇
 英主也。猶納弟婦。陳曲逆。良相也。尚盜其嫂。我輩凡
 人。又何泥焉。各歸與婦謀。篋妻賈。篋妻王。亦妬而不
 明理者。共往見宜春。歸無人色。亦百計欲其夫亂之。
 以暢其妬心。會元夜。相與籌畫。而盛筵邀宜春。及藥
 兒入城。踏燈。王親往迎之。強而後可。宜春翠被。

藥兒錦裘繡襖。而至。篋贊鞠之于門。既而入席。命梨
 園演肉蒲團。極其穢褻。宜春談笑自如。殊無愠色。賈
 王以為可動。復相間試以游語。宜春曰：盍請大伯三
 叔入來。兒奉一觴乎。賈王大喜。亟遣婢趨告篋。篋
 篋聞之。如掘得藏金。踉蹌而入。宜君命酒。跪奉篋。藥
 兒跪奉篋。篋亦跪領之。篋曰：嫂何多禮。宜春曰：酒
 以合歡禮。以綴淫。既奉酒。可不為禮乎。眾皆笑。席散
 賈邀入房中。更衣。宜春娛光眇視。醉態不支。低語向

子之要旨 卷之九 一

王曰：嬌知之乎？今夕醉甚，當宿此，不能踏燈矣。賈曰：娣姒談心甚快，踏燈何樂哉？賈王私議曰：看其有桃李之艷，必當有松竹之操，不謂飲髓亦醉，直一淫奔之女耳。乃密囑筵簞，隱身戶外，倘有隙可乘，即下手拏雲也。言訖而入，極力挑逗之。宜春齧袖微笑曰：古人易內而飲酒，初不解其何樂，今乃頗悟其趣。大伯三叔自家人也，何不入室一談，以盡清興？筵簞即戶外應聲爭奔而入。藥兒遠滅燭，房中驟暗如漆，廳上

顛倒錯亂何處
 儼任人捉弄而
 不見知

雖有月光，竟一物不見。然二子潛聽已久，某在斯，某在斯，早知之稔熟。一時同撲宜春筵，擠簞曰：見先弟後次，做不可紊也。簞不得已，遂擁藥兒各接吻，捫私無所不至。二女極力抵拒，呼叫聲嘶，竟不能脫，不覺暗中摸索，漸入佳境矣。二子情動已久，稍縱即洩，方圖再舉，小婢忽秉燭至，二子驚起視之，則王為筵亂，賈為簞亂，宜春藥兒渺無踪影。六知所之，彼此驚慙，悔恨奪門而散。先是賈王來邀宜春時，並不及筠筠。

已疑之不許往。太太獨以為可。筠不能阻。唯囑早還。迨二更不返。大忿恨。背燭而坐。既而車聲轆轤。傳呼姑娘及藥姐歸來矣。筠既喜且怒。俄而入室。詰其故。宜春笑曰。郎之兄弟。大非良善。故作淫劇。惑人兒已。小施戲術。俾通室以顛倒之矣。因備述其事。筠跌足曰。此太毒狠。令我不安。藥兒曰。茂倫之人。不足為。衅鐘之。猥。虐。懲之。亦不為過。筠曰。既往不咎矣。第。夜已深。相隔重城。何以得出。宜春曰。江湖之深。岱華。

之高。不能阻。兒飛越。卑卑。城庸足限乎。筠終不釋。然自此兄弟無顏相見。聲息不通。宜春學尤淹博。筠所為詩文。多改攻之。筠愛之如珍。敬之如賓。踰年生一子。筠舉孝廉。身厭滴羅。口窮甘輒。人稱為小石崇。一日。宜春忽泣。謂筠曰。兒初罹瘡疾。得君療之。而痊。不慙自薦。以酬大德。詎意中道乖離。痛心孰甚。筠大駭曰。何為出此。宜春曰。夙緣已盡。夫復何言。幸留此子。以承君嗣。今夜即當永別。以去耳。筠不勝悲苦。噴。

想有此語即聞
者亦為心慰

令人快

咽不能成語。藥兒亦從旁兩泣。尤助酸辛。填之太太
出。挽宜春徑行。囑筠曰。即君無徒悲。好自愛。四十年
後。當復相聚耳。旋出門。門前已駐一犢車。犢黃色。甚
小。角纏繭栗。車亦不廣。而美澤可鑑。一家十數人。悉
乘之。人不覺小。車亦不覺隘。老翁執策為御。車行甚
駛。瞬息而逝。而宜春及藥兒泣聲。猶恍然在耳也。筠
竚立滂沱。家人勸不能止。強掖入門。則第宅化為烏
有。僅存破屋數椽。荆杞滿目而已。舉家驚駭。始知遇

怪。然所遺黃白甚多。筠得別購廣居。仍不失為豪富。
後筠授某縣尹。頗有政聲。遷刺史。子亦克肖。不絕書
香。寃不詳。四十年後復聚之說。果何如耳。

恩茂先曰。雖不測其何妖。即其豔冶。畢常處寫
來紙上。自是尤物移人。子嘗聞此事。子銳別山。
繼見霽園此記。又小異而大同。終不知孰確。要
其事則真實不虛。

蘭岩曰。美麗富貴。往往于無意中得之。彼營營

者何處覓得亦徒勞奔走耳筠立志不業場醫而終以此得佳婦為富人享受多年亦可謂非本志乎此女莫知所自來莫知所自往飄然無累豈神龍作用耶

趙媒婆

彰德趙媒居賈取盈家稱少有都有惡豪欲娶吳秀才女以重媒貪其利巧言駟合致女失所天吳忿甚送官懲之媒愧悔改業誓不復為人作伐

會稱人至于大所媒如無從往往如此

世業已改其名尚存

避居羨河舖一日自城中探女歸跨衛獨行日已向暮忽見一青衣自岐路來逆問莫是執柯趙姓否曰然曰然則請轉轡隨兒行家主母有事相浼也言訖却步為導媒陰念自蒙辱後久不作意修今觀此青衣舉止故是大家婢子從之必獲多金不妨一作馮婦真相頗得意棄代步捉衛以從下路斜行約數里漸見青石蹇路綠樹成行奄至一巨宅開闕高峻闕閱煥然青衣曰主翁行役未歸僮僕強半隨去家少

見猶心音總係為利所動愚大誠何足怪

忽聞異徑

舉止大方人
不覺是何等
家

男子。姥徑入可矣。接驢代繫庭樹上。轉出一廳。有婢
媼數輩。坐立其間。見媒羣喜曰。婢媼喚得冰上人來
矣。卽有爭趨入告者。俄傳語可速入。夫人立候矣。後
相與歷院宇數重。始達正寢。夫人者。倚隱囊而坐。年
約四十許。媒再拜。夫人命曳起賜坐。自展邦族云。是
大名鄭氏。流寓于此。夫爲盧侍郎。奉祠有年矣。所以
命婢奉邀者。三豚兒已冠。未有佳婦。媼能爲我攀一
門楣。必當重酬也。因命呼三郎至。則亭亭玉立。英妙

媒談鋒向未
忘却耶

善談者能獲利
起家非獨婆子
然也

慨然本堂不
俠氣

絕倫。媒極口讚揚。無論公子內慧。何如卽此外秀。便
足削盡天下粉侯之色。遮莫老身藏齒三十年。亦必
拚死充作姬媵。阿誰有閨秀肯不急設東牀。左右聞
者皆笑。夫人亦解顏曰。無怪婆子起家談鋒。煞是犀
利。第老身謀聘者。爲東偏薛叅政女。亦係世家。叅政
已捐館。夫人牛氏。擇壻甚苛。且多疑。往往垂成而悔。
婆子自料。能令此事必諧否。媒口老身平生不慣作
摸稜語。憑三寸舌往說之。必有佳報。夫人喜。飲食之

凡事皆然

可謂門當戶對

不知近來擬擬
繼踵于六為與
頭

如波得可矣

便促其行媒請詰朝往。夫人曰：事不宜緩，緩則中變矣。媒不敢方命，夫人仍使婢嬪為伴，向東二里許，卽至其處，亦巨宅一區，濕釘獸環，壯麗埒盧氏。司閨柅一媪為通之，謁牛于房，備陳來意。牛曰：老身亦夙聞盧家三郎，非齷齪統褲子，特未親見耳。媒曰：自是臺閣品，老婦閨人多矣，幾曾見有如盧家三公子之才貌兼者？將來若不大富貴，老婦請自挾兩眸子，誓不復相天下士矣。牛曰：汝亦莫揄揚過當，老身已心許。

慷慨利亦復
體節盡情

塵世中辛苦不
辭者大都為利
耳豈獨此媒

善子奉承媒人
長技

之矣。小女往省其舅，始三日後甫得還，為致聲盧家親母，打點納采，約清明節後嫁衣可完。卽歸魚軒兒女，皆各長成，無事耽閣。終非了局，汝亦不必奔波往返。年老路迂，勞勞碌碌，心所不忍。且汝辛苦不辭者，徒以欲得酬謝禮物耳。老身卽便相付，再來亦素手矣。乃取甘金贈之，媒且喜且拜，以諛之曰：端底大家不比小戶見理，真故作事快。牛大悅，命具酒，並嬪媵款之，菓盤中有杌杜甚甘美，媒伺隙以帕裹納袖中。

寫生

此亦夫人得意語也寫來各各入妙

媒真樂事一言而獲多金三寸舌人自效

飲數巡謝酒辭行牛復叮嚀速就婚禮媒敬諾既歸
其得意搖箠擺裙得色滿面指婢婢謂夫人曰夫人但詢之
 老身應得格外賞否夜漏三時往返五六里委婉一
 兩言致牛夫人心首俱肯但待聘甚急只在清明後
 使賦于歸也夫人笑曰老魅亦太孟浪那見以女嫁
 人而如此汲汲者婆子得渠甘金亦不為薄老身倍
 之可也于是媒又得四十金並江綾一端俄聞遠寺
 鐘聲夫人曰夜闌矣婆子當歸仍命婢婢送之遭三

佛離望蜀食院可想

見利色喜于人

郎于屏門下媒戲索謝禮三郎笑指其其媒大笑而
 出至歧路前婢婢以驢授之倉皇却回媒策蹇且行
 且念夫人亦殊吝嗇何難賞一壺酒兩盛飯一張牀
 俾老嫗醉飽而睡乃中夜逐客豈其但卜其夜不卜
 其書耶迨至家旭日始旦子婦尚未興以鞭撻門子
 白足出應訝其太早媒曰且捉驢去待徐徐告汝既
 而婦亦出迓媒入室坐吸烟啜茶銜其夜來事子婦
 傾聽眉宇間喜色發越小孫聞人聲驚寤呼母索乳

瓊屑佳果為來
逼真

一天歡喜忽變
成幸妙絕
媒既改業已為
退時之人其不
復能發財埋回
然也乃復見利
收轉頓生妄想
宜其受鬼之侮
矣

婦鳴之不睡。媒曰：兒勿啼，為汝携得佳果來矣。亟取
帕裹，擲匠頭。但見清瀝滴瀝。媒曰：鮮果不耐時，可惜
揉壞矣。囑婦解帕，則見蚪蚪數十枚，半如墨汁，猶有
一二蠕蠕動者，咸大駭異。急取兩家贈金視之，已俱
化為冥鏹。紅綾亦摺紙所為。媒木立如偶人。良久，喉
中作逆嘔，出濁木升餘，樹葉無數。始悟遇鬼，病半月
顏色始復。

蘭岩曰：改業已久，乃復為利動，宜鬼物戲弄之。

也。每見世人當痛遭窘辱時，未始不立志變詐，
誓終身不蹈覆轍。乃日漸遠，氣漸平，而好利之
心漸熾。一旦有重金以陷之者，遂致故態復萌。
捨身不顧名行，墮喪不可救止。其不為鬼所侮，
弄幾希矣。吁，可不見利思義哉。為媒多年，
豈于日夕來往之地，有此仁族。未之前聞耶。乃
毫無疑慮，徒事灌忻，想亦利令智昏耳。

三官保

貌極嬌媚性極
剛戾一生行事
具見于此

友人景君祿為子言其表弟二官保滿洲某旗人也
年十七八時皓齒明眸雪膚華髮言笑嫵媚儼然好
女子且善自修飾見者靡不流矚外秀如此宜其溫
文蘊藉藹然可親矣乃負氣凌人好勇逞力往往于
誼衢鬧市間與人一言牴牾或因睚眦小怨必致狠
鬪兇醜雖破腦裂膚終不出一輒欸語有北宮黜之
風不知者親而近之知者避而遠之隣里畏憚號為
花豹子以其美而暴戾也更有佟某號佟韋馱者亦

飛英何如
之矣

兩不相讓戾氣
即豪氣也

其久字始見字
寫兩三官保急
于用武不能少
耐光景
毫無懼怯保真

城北之市虎也與保素不相能嘗于茶社中片言齟
齬輒相毆擊其朋極力解紛佟大言曰汝既稱好漢
敢于明日清晨在地壇後見我否保以手拊膺雙足
並踊自指其鼻曰我三官保豈畏人者無論何處倘
不如期往永不為人于北京城矣于是彼此不復言
各自散歸翊日釐明保徑單身至地壇後坐候良久
始見佟率其黨十五六人悉惡少年洶洶而至保迎
叱曰汝鳩眾來欲打我耶佟曰然保大笑曰我苟懼

友重錄

三官保

三

男得

終亦狠毒

至死不伏卒令
終拜下風保真
奇人真命也

打豈敢復來任汝鼠輩所為但一皺眉一呼痛非好
漢也言次自去其衣赤身卧地上曰勿污我衣速打
速打終衆蜂擁其前木棒鐵尺亂下如雨一霎休無
完膚四肢不能轉側猶哂笑怒罵終益怒取棘針一
掬刺入保兩足指甲縫中又用猪鬃探其尿管深入
二寸許仍罵不絕口終知其終不可伏急投杖跪而
抱持之曰君神人也吾等甘拜下風矣請破產調攝
貴體願終身服事作一鷹犬肯收錄否保憊甚不復

雖勝

打不成相識

無所不為

能作了然語但首肯而已終覆之以衣昇歸家語伯
兩月始瘡痂漸脫美好如故遂與終約為兄弟逐
日與俱鄉鄰竊嘆以為保得終虎角而翼矣保居近
安定門門外舊營房之東故有關帝廟保與終暨其
黨十餘人常聚集于其中或投石較力或懸空架橫
木為翻筋斗豎蜻蜓諸戲或以巨竹長數丈張布為
帆做白虎幢之製騰擲身首以示技巧名曰中幡入
夜則聚談開飲評論某也強某也弱所言強者必每

又來一人可見
乃以類聚

宛展如此何景
人之多也

鬻以折辱之。是以俾倪一方。稱為土霸。雖屢為官司
懲勸。不少悛也。一日方與眾擲錢為樂。忽一人貿然
至前。瞋目視保曰。汝莫是三官保否。保曰。然。其人曰。
然則汝亦聞南城有張閭王乎。保曰。亦或聞之。其人晒
曰。卽我是也。保曰。來此欲何為。張于膝裙中。出一七
首。長七八寸。甚銛利。舉足踏石。按七首于鄰。鬚髮盡
張。目皆欲裂。叱保曰。鼎鑄猶有耳。豈不聞張閭王是
好漢乎。觀汝形貌。不過一女子。加弁耳。乃亦盜虛名。
何便輕路

口氣太極

解語字筆方
一緩

兩不相下且見
口吻

稱豹子。得不令好。漢掃地。今來與汝一較。苟不苟。常
留汝命。不苛者。其類創語。猶言不輸也。保睨之而笑。
回首視佟曰。常言太歲頭上動土。今果有其人矣。試
言何以較量。張曰。將此七首。自刺肌膚。不形隱忍之
色。汝自審能否。保拊掌曰。吾謂挾泰山。超北海。或有
不逮。若僅此區區。何云不能。亟接七首。退坐石上。裸
其右股。示張曰。卽刺此可乎。張曰。可。保曰。但平平一
刺。何足道哉。吾試一新。汝目乃于股上。刻劃至骨。吱

犬下固句如此
罕性命有誤

如此初試頗屬
難以應命

夜誦院錄 卷之九
咬有聲。割成天下太平四字。皮翻肉突。血流被踵。肌膚白嫩。映面色如煙。絳染雪。旁觀無不蹙眉。齒齒伐為不耐。而保談笑自若。似毫不痛楚者。然張大驚。自投于地。曰。名下故無虛士。小人瞻仰無由。故假此以相試耳。望海涵以怨。唐突保掖之。起曰。君是吾輩中人。如不棄。請兄事君。張大喜。過望。保得。修張為左右。手愈縱橫。無所忌憚。上元夜。三人踏燈。于四脚樓。漏三下。飲于酒家樓。見一人貂帽狐裘。肥胖長。大年約

買買甚則宜乎
見序

酒後猶待以至
于此
粗人與動

一見年少而不
粗。奈者。誠為小
哥。欲以龍陽君
待之時人之常

三旬。又一少年。約二十許。冠紫貂。卧虎。護黑羔裘。從八九健僕。對席而坐。頰目視保。耳語而笑笑。訖復視之。保益作媚態。眼波頻溜。二人心醉已久。况加酒醉。少年乃出席向保曰。元夜相逢。緣法前定。曷不同席一飲。快談衷曲乎。修張怒勃然欲動。保肘張而躡。修之足。即趨對席曰。即蒙垂愛。何幸如之。二人喜極擁之人座。狎褻百端。忽少年以所飲餘酒。解保曰。小哥哥。能盡此杯。洵可人也。保一手接盃。一手握其臂。極力

夜誦院錄 卷之九 三官保

應也幸未遇三
官保宜然有好
修飾古為不哥
有亦多矣

有此一語定見
二人素行不善

夜記隨錄 卷之九
扭之少年大聲呼叫。蹲身撻下。中年者以為戲。方鼓
掌而笑。保回肘撞其背。仰踏于地。佟張復來相助。蹴
踢二人。滾地甚苦。眾僕烏合搶攘。三人大揮老拳。勢
不可當。四座紛紛走散。頓仆狼藉。三人一無所傷。徑
下樓去。比金吾步軍來捕。三人已去遠。不可踪跡矣。
次日處處相傳。某宗室在某酒樓為匪類所窘辱。亦
平日恣橫恃勢之報也。保聞之意得甚。會夏日保借
佟張遊行郊外。小憩一墓門下。論及剛勇。保嘆生平

又有大剛勇人
在先何尚力之
多耶
終極力稱揚極
力羨慕

不逢敵手。佟曰。一人善射。百夫夾拾。雖然。京師之大
如海。豈無傑出之士。惜我輩未遇。隨戟手指門內一
塚曰。弟知之乎。此余斑龍之墓也。余斑龍者。山東臨
清之回人也。號余大漢。在生時。賣大力丸于廟市。起
家數千金。有李存孝之勇。嘗與勇士馬孟較力。馬揮
鍬。鏟劈其首。余奮臂一格。鍬鏟飛墮二十步外。折為
三段。又嘗生拔鹿角。故號斑龍。吾儕生晚。不獲同時。
今日對墓景。你猶令人徘徊不能去。賢弟勿輕量天

極矣

容得前人之勇
戰狀于陵而
不能得保亦過
子曰是却勢將
大反其初歟

下士恐斑龍有知，擲榆于地下也。保艱然不悅曰：斑龍之事，傳聞太過。予若遇李存孝，當北面事之。若遇斑龍，正未知鹿死誰手耳。言次，大雨暴至，抵暮不休。三人四顧，鷲見百步外，有錫吻露樹間，冒雨就之。則廢寺一區，無有主者。佟張喜曰：即此可以宿矣。携有酒肴，除地坐飲。保終不樂。佟深悔失言，多方引咎。已而雨霽，月來。夜近三鼓，保見門外有人窺伺，軀體彷彿甚偉。保叱問為誰，寧不知花豹子與佟草賊張門。

王在此耶？言未已，其人履闕而人指保，大笑曰：今來與汝較果鹿死誰手。保大怒，右足飛起，其人以手格之，足痛甚，不覺踣地。其人提保之背，却步出門。保匍匐隨之，肘膝並行，直至階下。驀然拋擲之，保身起，年空飄飄然如風捲槁葉，墜落牆外。其人倏不見。佟張大呼追球，杳不可得。大索半夜，至天明始得保于余。斑龍墓側，瞠目僵臥，形如夢魘，呼叫移時始甦。不能動履，佟張迭負以歸。右足五指俱折，脛跗青腫。保自

保能如此保真
奇士

天下馮婦甚多
而保卒不為所
激而動誠有志
者故其後于陣
深可惜也

此○爽○然○若○失○幡○然而○悔○遂○折○節○讀○書○不○復○語○力○見○人
謙○抑○與○順○犯○而○不○校○卒○為○善○士○或○遭○素○日○黨○類○于○途
輒○逡○巡○走○避○若○將○免○焉○人○有○述○其○向○日○行○徑○者○即○報
然○如○不○自○容○佟○張○勸○其○振○作○但○含○笑○不○言○佯○以○怒○激
之○惟○敬○謝○而○已○二○人○無○如○之○何○索○然○而○去○終○身○誓○不
相○見○後○入○籍○為○羽○林○兄○從○征○緬○甸○陣○歿○年○甫○二○十○有
三

恩茂先曰一跌輒悟改過如決蕪三官保真勇

者也

蘭岩曰剛勇自恃漸至朋黨多而所為不善禍
不旋踵至矣屢困以極苦事不稍挫卒為班龍
一銷其戾氣改過遷善以獲安全余之有應于
保者厚矣雖然苟非保有從善之機班龍有霧
亦將奈何

倩兒

潮州富人江翁世居南安一子名澄小字蠻秀潮人

親郎才疏
樞匹偶

謂至極曰巒以澄韶秀故字之年十七入郡庠母家
姓蕭氏有舅為部郎歿已數年給母王氏孀居有一
子一女子六歲女字倩兒與澄同庚艷麗無匹晉紳
之家競思委禽王溺愛其女擇配甚苛不能即就澄
韶齟時與女同兒戲及長澄務舉業女事針黹形跡
遂相間隔然每一謀面澄一心向女笑屬當迎女一
意注澄星眸頻擲或王不在前澄必百計與言女亦
忘拂其意不吝應答一自同在一親戚家赴湯餅會

奇人

慨然令其親
王固以五成校
也豈謂受其証
哉

女眷滿房飯後有入內更衣者有勻面即髻者有行
食院中採花者撲蝶者如廁者唯女獨立廊下適澄
自外來向女索檳榔女對以無有澄不信搜其兩袖
方嬉笑間王粹至女急欲引避王呼而止之曰兒地
爾四哥幼小即在一處且至親莫作小家相無事迴
避也女含笑應之澄曰妹索檳榔甥悞以豆蔻奉之
妹取之傷廉故甥笑之王亦笑曰汝妹素喜食之爾
四哥藥肆中寧乏此物異日勤索百斤不為多也女

始而通言繼而游語既而御此遂至把臂彼此有情漸至送露故古人慎始所以防微杜漸也

前次澄給至此次女給蕭俱有機怨

與澄皆笑自此稍得親近澄或乘間入以游語亦不甚愠女、與、可、入、至、狎、昵但作不解漸至狎昵值王壽澄隨蕭往祝兩阻不得歸蕭王話舊夜飲于室澄與女坐明間抹牙牌賭拍臂為戲女連負索臂拍之匿不肯澄握其腕揷其袖用強出之白如雪滑如脂潤如藕澄憐惜之曰如此嫩且白者忍拍之乎戲嚙以齒蕭王聞其嬉笑呼問之女給曰四哥賭牌屢負合其叩頭頓不肯跪耳蕭王咸笑曰十六七大兒女尚作此小兒戲耶澄

此舉與女失首

事經于此奈何當面何對客令無知學子面紙佳麗王大不曉事

與女各笑而退于是益無忌憚狎褻無所不至但無隙及亂耳女有婢名春蘭者姣媚慧黠稍遜于女女慮其惑澄防閑甚密蘭懷怨日伺其釁會澄以事早見王王尚未起女方亂頭立欄畔吸烟看花澄覩便求哺女他顧不理澄突前捧頤強接其吻不意為春蘭所窺潛告王王怒呼女至榻前詰之女不承口誰其見之王曰春蘭親見無耻婢尚口硬耶女頭赤面頰榮皆欲泪罵春蘭曷故妄傳飛語蘭含笑面跪曰

此舉與女失首

情兒

此又胡為者

此又胡為者可
笑
當自罵為春蘭
何為

無事奴敢妄言耶姑扶欄喫烟四郎至求哺良久始
乃三哺之無事奴敢妄言耶女羞忿至極掩面大慟
王召澄澄已逸去矣王雖愛女而事關閨壺殊深痛
恨不遽假以辭色蕭聞之亦怒告江翁撻澄數十不
許復至舅家女恚甚哭一日不食王氣平愛女之心
復熾密令他婢私往勸慰女皆不應是夜竟投繯王
慟絕數四悔恨無及唯痛罵春蘭多口而已既葬澄
且夕追思神昏形瘠恒書空作咄咄怪事字屢欲一

謂鍾情獨至

只今傷心人于
凡腸斷絕

往哭其墓無由也然澄之祖瑩與舅家瑩相去僅里
許值中元節父母皆以疾不往命澄獨往祭掃因得
至女墓撫塚一盡其哀是夕歸宿其廬約二更羣動
盡息風木悲鳴明月滿天四山清寂葦聲唧唧絮繞
荒階螢火星星亂黏秋草苦憶美人黃土再見無期
歎枕捶牀泪下如雨俄而星移漢轉竹影篩窗恍惚
聞聞門外彈指聲止而復作披衣啟扉見一人當戶
立視之女也驚喜出于非望携之入室並坐而泣此

既來此何謂
歸豈虛魂亦
有所不能乎

言別恨彼訴離愁。嚶嚶者久之始得相與綢繆。女欲
澄假托讀書留居于此。澄曰：此計不諧矣。雙堂寢疾。
且家有嚴師居此無名。請別圖之。女領馬少間。女曰：
欲暫歸家一省老母。子能導我歸乎。澄曰：其不可者
有三。此去家四十餘里。盡屬山蹊。卿力弱足纖。斷不
能至。况夫夜行。此不可一也。此至家天且曙。日且中
矣。卿生長閩中。足跡不出戶庭。出則乘輿。今徒步而
返。隣里所驚。此不可二也。與卿偕行。嫌疑莫避。老父

美人掌上舞日
恐飛風飛三倩
兒鬼平世也

問罪何以措辭。此不可三也。有此三不可。卿其鑒之。
女曰：用志不分。乃疑于神。兒居此學步久。且思親甚。
挈君第携我行。三不可應不一犯。澄不忍拂其意。乃
扶之以行。甫出門。覺身體輕忽。飄飄然如落葉。因風
不克自主。食頃。即至舅家。徑抵寢室。見王流涕而歎。
方囑家人。明日可先將酒果香楮往。予後日當親到。
倩姐墳頭一奠也。女停足戶外。不敢入。但掩泣而退。
澄曰：來何草草。去何匆匆。女曰：百八蒲牢將動矣。且

之屋道承

清兒

三

至此方得稍解
報復亦可悲矣
然天下有前此
而不能者寧少
也哉亦能抱無
涯之怨而已

歸休遂復同出。遭春蘭于廳。女挾舊恨。直前批其頰。
蘭驚仆于地。噤不能語。女不釋命。澄禱其神。淫之淫。
訖。又取泥土。實陰中。始捨去。至港口。有施食。女與
澄亦既食焉。倏忽至山間。月已西沉。明星在東。景甚
悲。就澄曰。歸矣。女曰。盍一過我家乎。澄曰。方得還。又
欲往耶。曰。否。謂兒之潛闕也。穿松林。不數十武。至一
土穴。前穴大如蓋。女拖澄入之。身覺縮小。自視纔數
寸。既入。四壁皆木。僅可容膝。女與促膝坐。因泣。囑曰。

此對不可多得

父母愛子切可
開切

兒陽數未盡。冥司悉不收錄。神魂守此。不去。故屍尚
完好。君荷不遺。可歸告寡母。往祈南關。行乞病疥僧。
兒可復活也。澄此時方悟。女已死。所坐之室。乃其殯
宮也。且驚且喜。諾之。頃之。澄欲女仍返其廬。女亦諾
之。乃復出穴。步月徐行。既至。澄忽見自身僵卧榻上。
父母撫之。哭于側。大駭。女推之曰。幾壞爾事。勿遠巡。
可急入也。澄猶延佇。女皇遽極力擠之。澄覺舉身火
發。歛然而起。父母驚却數步。注視。輟泣曰。兒甦矣。澄

佺偃者久之心神始定問父母何為在此蕭曰兒尚
夢夢耶兒一睡不醒已一夜一日又半夜矣謂兒必
無生理胡復不死且愈之速也吾二人以兒故病亦
驚失矣澄始悟神結之奇不敢發但漫應之詰朝父
母與同歸遇王子途述春蘭為鬼所虐狀正符夜來
事澄陰異之既過王巷口果有施食三日者益怪之
因訪行乞僧得諸廢寺中澄膝行滿伏以誠懇訴僧
欠申曰呵呵無知小兒女草草作事致老僧多此色

快筆

萬不可少誤

因草草乃見
小兒女依依

繳一段疑情脉
脉杳問不韻事
之如何情狀

相遂同詣王告以能活女之故王疑信參半第念事
出干創或有非理之效姑聽之以覘其術亟至墓所
掘塚出棺剖而見尸顏色不變僧自頂至踵以手擎
之曰已死二寸矣枯魚銜索幾何不蠹再七日庸得
生乎探皮囊取朱色藥一粒大如粟納女口中接其
吻以氣運之踰時聞呻吟聲舉體溫軟王之喜如獲
異珍以軟榻昇入廬一宿復活尚不能言唯握王手
涕泣而已王稽顙謝僧額為之腫僧笑而去其行甚

迎追之不及。瞬息失所在。咸知其為異人也。女還家。卧病月餘。形始復初。唯兩足至踝。常冷如冰。僧所云。已死二寸之說。亦信。王感澄義。即以女妻之。琴瑟甚敦。上官老人周與江翁善。知之頗稔。嘗為予述之。

蘭岩曰：天下好事。本可順理而成。往往多生魔障。致令美人黃土。佳士傷心。終成恨事。然必係不肖事。婦女拘執腐見。率意為之。幸天不忍。令此情種。卒為情死。生一異僧。以全之。使人心一。

大快。噫。天下亦安得當有此僧。以活此可人哉。

禪穢

有官潘陽者。署中傳有鬼物。往日被驚悸而死者。男女接踵。官留心伺之。夜間果見一物。通體烏黑。無頭。無面。無手足。唯二日雪白。一嘴尖長如鳥喙。乍見亦甚可懼。後無夜不至。遂亦習之。漸至狎暱。物亦嫻熟。麾之不去。招之即來。聞管戲以手捺其頂。隨手消滅。捺至地。滅亦盡。渾如烟霧。軟如綿絮。甫抬手。尋復充。

一見而驚。且死。妖之殺人。何其厲哉。乃官獨不。且能使之。治酒而怡然。服馬非神。氣足以愛。情乎鬼物。有依依故主之思。蒙歲之。爾復等。至固非妖物。

之害人也權釋
而死亦庸人之
自擾耳

官之况似其情
苦何以能役施

夜讀隨錄 卷之九
物如故甚異之。因其塊然一物名之曰氈。呼之輒
前一夕寒夜思酒家人皆睡無人行。沽氈適在側。
戲之曰汝能為沽酒乎。聲啾啾似應諾。然官乃以青
蚨數十並一瓶。實其頂上。氈藏去。俄頃已在面前。頂
上有瓶無錢矣。取之白酒滿中。大喜自是零星細物
無不遺之。市物之家但失物得錢。皆以為怪。唯官心
明其故。特秘而不宣耳。閱數年未嘗須臾離會考。滿
得閩中一郡。既束裝。氈藏依依似不能捨。官亦悵悵。

真大異事

抵閩逾歲。靡日不思。偶獨立。氈藏忽至。大驚呼之。
入室眷屬驚怪。官白其故。家人亦素聞其事。遂各相
安。及見慣。無不憐其騷者。親友亦多見之。又歲餘。失
氈藏所在。舉家懷思。後竟不復至。

白衣怪

御史洋公海。巡視南城。一夜大雨。驅車過梁家園。從
三騎。冒雨行。遠遠見二人。白衣白冠。杖策循人家屋
檐。偃偻自北來。鞍下駒鼻鳴耳聳。驚駭不前。僕夫連

水滸傳錄

卷之九 白衣怪

三

亦有人

鞭之馬負痛而奔相去約丈餘二人以袖蔽面蹀躞徐行所至之地雨水隨步剗然開數尺哭哀哀而過折入小巷中去從人悉見之唯洋及僕夫獨見其面自如粉巨口至耳吻若塗朱云

蘭岩曰鬼多哀哭豈自悲其死耶抑悲人之生不知死耶悲人之生亦等于死耶

某領催

內務府領催某甲家在阜城門外某莊去城七八里

人世處雖具在
目前而小人備
入于大徑而不
知及斯亦此勝
之類也

逐日公事畢輒乘一健驃歸去往往至夜路傍故有井驟過必飲水而後行率以為常去井十數武有岐徑較官道近里許然極荒僻驃行慣至此必嘶奔而就之雖極力鞭勒終捨大路而弗由也一日歸去既晚又于關中遇一相識拉入酒肆中盤桓一餉始得脫身比至井旁飲驃訖已二鼓餘矣時際初秋樹木陰濃黍稷夾道雖有微月為輕雲所蔽亦不甚明朗即入岐徑縱轡而前亂蟻唧唧四顧無人驀見一燈

麗然大物至此無所矣

如此作怪真堪

光自遠而來其行甚速隱隱有聲如報馬默念夜將半矣是何事件急于星火俄而聲漸近相去約一矢地驟耳登鼻鳴竄入黍稷中執勒不住燈光順路而至甲側自審顧非報馬也第見一無首婦人裸身浴血雙手自奉其頭口眼向天頸血作碧光如螢大如小鏡瞬息已遠甲大駭急馳而歸面無人色備述所見于其父其父亦鑿以窮理者戒之曰深夜荒郊何所不有况汝所遇者刑天之流亞也保不受其殃乎

其父詳說規戒可謂為愛其子矣乃數月未久輒不道所囑宜遭此大異也

愈出愈奇

嗣後但早歸荷太晏城中親故處何妨一宿今既經此異再不知慎非老人之所安也甲唯唯受教閱數月甲復晚散憶家中小兒出痘不可不歸且陰計怪異之事偶或遭之詎可授以為例遂乘驟遵其故道仍如曩時復經其處方回適當日景况未已遠遠燈光隨聲又來不一而足益而三焉驚孱選怯不待驟驚鞭入田中此時黍稷已獲一望曠朗須臾三物魚貫而至形狀猶昔唯增一男驟一見驚嘶三物截然

夜歸隱金

卷之九

三

夜譚隨錄 卷之九
而止並立向甲啾啾作聲如小兒吹葱然甲不覺褫
魄昏墜驟下其父見驟之獨逸以歸也知其子有變
卽鳩合家人操兵執炬覓至所說僻徑徧索田中良
久始獲搶攘昇歸呼救半夜始甦更述其怪聞者罔
不錯愕其父延繙羽爲禳不復有效越數日竟死

蘭岩曰豈其有宿冤耶却陽衰陰盛死期將至
耶不然非其所害輒兩遇之而卒以亡也職何
故哉

一見便奇

一語便奇

妙論不凡

宋秀才

鄂渚宋秀才者世情澹泊迥躋名場少時遊凡陵
過城隍遇一道士鬚面重頤鬚長四尺許白如雪宋
奇其貌邀至寓所進酒食皆不辭及對燭縱談語多
元妙宋知爲異人叩及榮悴道士曰吾聞神人無功
聖人無名君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君將爲賓乎
宋大慚因問長生之術道士曰人世烏得有長生君
能去賓務實卽長生之道也君不聞劉綱之言乎大

奇境忽開

頃刻天地具在
眼前觀一切
心目豁然真確
仙之樂也

不語階金
凡人壽皆可至百年而以七情六慾伐根竭源顛倒
方寸頃刻萬變神倦思怠難全天和譬彼淡泉汨于
五味欲不敗壞弗可得矣君未嘗知此何處得長生
宋拜謝是夜月明如晝道士曰能從我遊乎宋曰固
所願也道士乃于懷袖間出紙鶴二以水噴之暴長
如生者與宋各跨其一囑勿回顧以掌拍鶴背祝曰
起鶴即鼓翼長鳴飛翔雲衣鶴背安穩如北地冰床
俯瞰下土歷歷如掌上之紋道士一手捉宋臂指點

筆力雄偉酷似
左氏

欲情一動遠令
袖仙撒手可為
藉

江山謂某處烟一點某府某州某縣也某處崕巖或
如覆杯如連塚某山某嶽也又指一縷水光如銀綫
然曰長江也宋問洞庭安在道士指一點光如小鏡
者曰彼是也宋陰念一身蜩寄世間真如恒河一沙
滄海一粟吾生亦何有涯所不能痛處一刀者妻子
之情耳念未息道士喟然撒手宋飄然而墜如因風
秋葉寸膚不傷有聞聲出視者則其妻與子女也相
見各驚異宋具言其事且囑曰不足為外人道也自

萬鍾乎願非大
前食且美非小
眼此如炸自擊
道存

不言隱金。是神仙之事。汲汲求之。不復仕進。長沙郭昆甫解元。與其長子同年。曾述其說如此。

關齋曰。予少遊渥中。臨青海水之清。如瀟湘。深如彭澤。遙望波心。烟一點。審人曰。龍駒鳥也。周迴約千里。其大倍于洞庭。其後遊閩。登廈門。觀溟海。則青海猶盆池也。吁。小大亦何常之有。所見大。則所遇皆小。所見小。則所遇皆大。覆杯水於堂坳之上。羣蟻過之。如洪水之懷山襄陵也。固宜。

護軍女

有色而嫁夫時
便非所宜

某護軍女。有殊色。十九未嫁。隣家一少年。甫二十。亦為護軍。素以丰姿自詡。窺女艷之。時乘間以言色相挑。女輒引避。偶值其父從軍征南。母亦歸寧。唯女在室。及一老嫗。少年偵知之。故拍板壁。借用烟具。女不應。少年以小刀挖板一孔。如錢大。以目就之。向女笑曰。借一烟袋。何便。斬惜。女見之。勃然怒。尋即色定。驟然曰。素不相識。那便以物相假。少年得其應答。驚喜。

不甚機警

遠入游語

少年大不曉事
想亦慾心太熾
不自知其然耳

耳語色如天

其事大快人意
其心無乃大忍

不詳附錄

卷之九

四

欲狂復挑之曰子勿作態今既能鑽入相窺莫謂不能踰牆相摸也女曰卽此一孔已足盤桓何必涉險

話問眇眇其目愈增嫵媚少年心動伸一指入孔女

遠握之少年心大動謂其可誘乃低語以餌之曰我

有一物予識之乎女曰是何希罕物少年曰子姑視

之亟解視出其勢納入孔中女卽捉之佯爲摩弄潛

拔髮釵橫貫之脫穎而出少年僵立痛甚號叫聲嘶

女出房扇其戶置若罔聞少年有妹聞之往瞰駭極

奔告其母母趨至百計不能救乃過女家長跪求免

女曰待娘回當釋汝兒母大窘奔其母家求之母與

其弟偕歸女見母大哭覓死慰藉再四方止舅啟戶

見少年勢怒且笑曰此亦足以小創而大懲矣罵而

拔釵少年昏絕仆地扛之入室醫治月餘方愈遂徙

去

閑齋曰此固一大快事然不足爲訓也夫女子不能

正色閑邪故作媚態以導淫是罔人也焉有處子守

禮罔人而可爲也。昔山一季，以固逆，人拖其臂，
輒斷臂以自潔。女雖自貞，而纖手已污，終歸羅霸。豈
曰行權。

蘭岩曰：少年男女，一壁之隔，其窺探情動，亦所
必有。乃遺女歸寧，其母亦失于檢點，致令出此
醜態。乃舅乃母，不問一懲其女之辱，弄非理而
但笑。少年之厄，創其家教，亦概可知矣。輕薄致
死，夫誰惜此少年哉。

